



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
原创长篇小说丛书

鲁 丁 冷 杉 / 著

剑出黄埔

作家出版社





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
原创长篇小说丛书

鲁 丁 冷 杉 / 著

剑出黄埔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剑出黄埔 / 鲁丁，冷杉著。 -- 北京：作家出版社，
2015.6

(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原创长篇小说丛书)

ISBN 978-7-5063-7771-3

I. ①剑… II. ①鲁… ②冷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
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10371 号

剑出黄埔

作 者：鲁 丁 冷 杉

责任编辑：王宝生

装帧设计：曹全弘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

社 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：100125

电话传真：86-10-65930756（出版发行部）

86-10-65004079（总编室）

86-10-65015116（邮购部）

E-mail:zuojia@zuoji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i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：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：152×230

字 数：480 千

印 张：30.5

版 次：2015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7771-3

定 价：46.00 元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，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张志慧，笔名鲁丁，自由职业者。祖籍河北省南宫县，生于山东省黄县。1985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哲学系，同年分配至鹤岗市公安局警校任教。后调任市委政研室、宣传部干事。1989年辞职。性淡泊、喜读书、好军事，少年曾做作家梦。20年后心血来潮与妻子任俐共同创作抗日战术小说《剑出黄埔》。

任俐，笔名冷杉。生于黑龙江省鹤岗市。1983年毕业于秦皇岛煤炭财经学校。曾任国矿会计、区工会干事，现在鹤岗师专图书馆工作。喜读书、爱花草、好摄影，自娱自乐，特立独行。“常讥丈夫文笔糙，我为夫君改文章”欣欣然，陶陶然，飘飘然。普通一女子，一颗高洁心。

第一章 临危出战 · 1
第二章 匕刃计划 · 15
第三章 战地观摩 · 22
第四章 总队长的青睐 · 33
第五章 特种混编营 · 49
第六章 六战红毛山 · 62
第七章 血肉城垣 · 80
第八章 化装突圍 · 90
第九章 汉口装备 · 100
第十章 消弭兵祸 · 111
第十一章 滁州招兵 · 126
第十二章 结拜王铭章 · 137
第十三章 营盘地盘 · 152
第十四章 风生水起 · 168
第十五章 助战威海 · 183
第十六章 川兵来投 · 196
第十七章 谢老的卫队 · 210
第十八章 梁氏庄园 · 221
第十九章 土地政策 · 233
第二十章 向阳山大捷 · 246

目录
c o n t e n t

第二十一章 牵牛斗牛 · 257
第二十二章 桃花沟刃牛 · 269
第二十三章 嘉奖令，慰问信 · 280
第二十四章 吉住大彦 · 291
第二十五章 东海根据地 · 300
第二十六章 南海烽烟 · 311
第二十七章 黑云压城 · 323
第二十八章 东线战事 · 336
第二十九章 伟德山喋血 · 348
第三十章 基地保卫战 · 362
第三十一章 殇之痛 · 374
第三十二章 “匕刃”斗“挺身” · 388
第三十三章 嚣张的骑兵 · 400
第三十四章 巧打骑兵联队 · 414
第三十五章 失控的战局 · 426
第三十六章 柳林子弟连 · 438
第三十七章 提前的决战 · 447
第三十八章 通电易帜 · 461
尾 声 · 476



第一章 临危出战

王弼生带领警卫连两个排的士兵赶到南翔镇的时候，已经是晚上8点钟了。集团军总司令部李参谋引导队伍来到火车站的一个货仓，与在此等候的补充营官兵见了面。

李参谋告诉王弼生，补充营带队的是一个叫黄开坤的少校营长。

“哪位是黄营长？”王弼生在仓库门口高声问道。他见一个中年军官缓缓起身，便疾步进入仓内，在军官面前站定，双脚一并敬了个军礼：“教导总队见习参谋王弼生见过黄营长！”

中年军官侧了侧身子，冷漠地说：“不敢当。我黄某人虽然军衔比你高，但我们是补充兵；你军衔低，可你代表了教导总队。我应该给你敬礼。”说完提高了嗓门儿，“第2军团41师242团1营营长黄开坤，带领600补充兵向总队长官报到！”

黄开坤缓缓地并了一下双脚，敬礼的动作却慢了几拍。

王弼生没有等他的手举起来，便急忙上前握住，道：“黄营长客气了，我又不是长官，咱们就不客套了。咦，听口音，黄营长是山东人？我是胶东人。咱们是老乡啊！”

“好哇，老乡好！”黄开坤把手抽出来，转身命41师的弟兄往里挤了挤，让出一块能坐下百十人的地方。警卫连两个排长带队进入货仓，士兵们随便坐在地上休息。王弼生挨着黄开坤坐下，几次扯起话头，都被他冷漠地拒绝。黄营长闭着眼睛假寐。王弼生有了种热脸贴凉屁股的感觉。

昏暗的灯光下，41师的弟兄惊羡地看着警卫连士兵手中的武器，叽叽喳喳地议论开了。

“瞧人家，到底是委员长的近卫部队，清一色的机关枪、德国毛瑟，真他妈阔气！”

“每个班还有两挺冲锋枪！”

“弹囊鼓鼓的，连钢盔、水壶都是外国货。啧，啧，这才叫队伍。”

黄营长也在观察这支小部队。心道，都说教导总队是老蒋的铁卫队，薪水高，训练好，武器精良，果然名下无虚。看着自己身边那一簇簇的老套筒，心里那个别扭——自己带的6个连才6挺机枪，而对面小部队6个班就有6挺，还有他们手中的冲锋枪、步枪，看枪身烤蓝和流畅的外形，都是进口货。想到自己和600弟兄就要补充进这样的队伍，心里稍微舒畅些。

一个补充兵起身到警卫连一个班长面前说：“兄弟，让我摸摸你的枪吧，拿这样的家伙和小鬼子干，死都值了！”

胸前挂着冲锋枪的班长下意识地伸出手臂挡住了，四目相对，两只手僵持着。

王弼生见状笑了：“让弟兄们摸摸吧。明天，大家就是一口锅里吃饭的战友了。”声音一涩，“等到了江湾，弟兄们的枪差不多都能换了，总队伤亡弟兄的武器，等着大伙儿拿去打鬼子呢！”

王弼生的话引起了一阵呼应声。补充营的弟兄们兴奋地忘记了困倦，警卫连士兵也不再拘谨，大家熟络起来。有的弟兄开始教冲锋枪的用法了。

黄开坤扫了一眼王弼生，对这个年轻的中尉有了点好感。

一个小时后，两支队伍的弟兄们终于安静下来，长途跋涉的疲劳让他们睡得很香。

凌晨4点，货仓外传来汽车马达的轰响。门外响起洪亮的声音：“王弼生、黄营长，有作战命令！”

王弼生和黄开坤迅速起身到门外，向吉普车上的长官敬礼。

“教导总队见习参谋王弼生向长官报到！”

“第2军团41师242团营长黄开坤向长官报到！”

长官走下车，比画了一下算是回了军礼。王弼生这才看清来者是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副总队长周振强少将。他有些困惑，“副总队长，你怎么来了？”周振强手里拿着地图，直接走到车灯前，看了一眼王弼生说：“我也是凌晨1点接到张总司令电话从江湾赶来的。军情紧急，下面我布置任



务。昨天夜里，日军一个步兵大队从张华浜潜入我庙行、大场防线，向南翔方向运动。其目的，估计是趁我后方空虚偷袭集团军总司令部。我军在南翔只有一个警卫团，实际兵力只有两个营，除了警卫司令部，还承担着铁路车站、弹药库、总医院的守卫任务。”

周振强神情肃穆，口气严厉：“形势严峻！南翔地区只有你们这支可机动的部队。司令部命令你们疾行军40公里，到苇岗村布置阵地，阻击日军。你们必须在上午10点前到达，坚守到下午4点，为从南京赶来的部队赢得时间。即使战到最后一人也要完成任务。这是死命令！明白吗？”

“坚决完成任务！”王弼生和黄开坤一起立正，高声回答。

“好！我宣布任命：由41师补充营和教导总队两个警卫排组成加强营，任命王弼生为代理营长，全权指挥部队；任命黄开坤为副营长协助王代营长完成任务！听清楚了吗？”

二人均是一怔，互相看了一眼，高声回答：“听清楚了，保证完成任务！”

周振强放缓语气：“兵力少，装备差，阻击任务艰巨。你们有什么要求？”

王弼生略一思忖说：“补充营只有6挺轻机枪，弹药也不足。副总队长最好给补充几挺机枪和一宗弹药。”

“好吧，我想办法。我让高参谋开车送过去。时间紧迫，马上集合队伍出发！”周振强说完，把车上的一个老乡请下来，“这是司令部找来的向导，苇岗村人。祝你们顺利完成任务！”

周振强同王弼生、黄开坤握手告别，郑重地给二人敬了个军礼。

王弼生明白长官敬礼意味着什么。心想，这支不足700人的队伍怕是回不来了。一股军人的悲壮和豪情油然而生——是到了用鲜血和生命报效国家的时候了！

黄开坤集合起队伍。王弼生只用一分钟对全营官兵进行了简短的动员，随即命令部队跑步前进。

黄开坤一路上沉默不语。王弼生能够理解黄营长的感受，让一个中尉指挥一个少校，怎么说都不公平。何况，他从未真正地经历过战火，而黄营长却身经百战，是从血火中一路拼杀出来的。

黄开坤确实很窝火：娘的，老子是杂牌军就瞧不起信不过，需要炮灰了想起老子，老子来了，却又不信任，连个刚毕业的中尉都能骑到老子头上拉屎。操他姥姥！老子再不济也是个少校，老子的兵哪个不是身经百战？让一个乳臭未干的雏儿来指挥，这不是拿弟兄们的性命开练吗！哼，等枪炮响了，你小子尿了裤子，还不是得由老子来指挥？只是不知有多少兄弟要倒霉了……黄开坤心口一阵撞痛。

队伍向苇岗村疾进。补充营紧跟在警卫连士兵身后，一口气奔出五六十里，气喘吁吁的黄开坤心中的怨气平复了许多。

这时，教导总队的高参谋开着一辆汽车追上来。车上是周振强搞到的武器和弹药：两挺民—24马克沁重机枪，4挺ZB—26捷克式轻机枪，10箱子弹，20箱手榴弹。

“只有这些了。集总弹药库早就空了，这是副总队长从警卫团打条子借的。将就吧！”高参谋做出无奈的表情。

王弼生请黄营长和机枪手上车。黄开坤坚辞，决意带兵行军。王弼生带领向导和十几个机枪手乘车先行。车上，他请向导介绍苇岗村的情况。

向导姓倪，在南翔做苇制品生意。他介绍说，苇岗村百十户人家，600多口人，全村人都姓倪。他们祖上是河北白洋淀倪家庄人。清朝嘉庆年间，祖上因与官府结仇被通缉，族长带领百十口人潜逃。由新海县坐船漂至淞沪地界。从吴淞口上岸，走到此地见水泽相连，满塘芦苇，颇似家乡风貌，便在这处小土岗上扎下了根。

从莲花塘到苇岗村十几里路，汽车颠簸了半个多小时，拐了个直弯儿进村。

这是个非常齐整的村落。公路把村子分成东西两个部分。房屋都是坐北朝南，每七八户衔接成一条小巷。南北各有六条小巷相对，与大街相连。村中房屋是南方少见的北方样式，青砖青瓦白石灰墙；房脊曼妙弯曲，犹如龙身俯卧；脊端龙头微抬，镶有陶制鸟兽——典型的冀鲁风格。王弼生心里生出一种亲切的感觉。

汽车停在村中街道。王弼生让向导下车找族长说明情况，召集村民疏散避祸。然后请高参谋开车出村，向北行驶一里多路，在一个拐弯儿处下车考察地形。此处公路拐过直弯儿又变成东西走向。公路北面有一道缓



坡，坡下一片旱地，坡顶一群坟茔。王弼生沿小路走上坟岗，见岗上坟冢相拥，松柏稀疏，草没过膝；坡下旱地里的玉米已经长高，可以藏人。心中顿时有了主意。

从公路拐弯儿处到村口是一片大大小小的水塘，无法通行。北村口外有块打谷场院，是村里唯一的一块开阔地。场院有200多米长、不足百米宽，公路几乎从场院中心通过，将场院分成两块儿。场院挨着村庄的一侧，长着一排粗如人身的柳树。柳树的间隔处生长着密密麻麻的灌木丛，大概有一人高，可以藏人。进入村口，是两户大门相对的马车行，院子很大，各有十几间房屋。

王弼生将地形地物一一记住，整体的战斗方案已在心中形成。他将高参谋和汽车打发走，然后去村中见族长。

这时，倪氏族长已经集合了村民。听说要在苇岗村打仗，村民们很是惊慌，族长和向导正在说服村民向莲花塘方向疏散。

族长70多岁，穿一身白色丝裤褂，满头银发，长须飘逸，戴一副铜框眼镜，颇有几分儒风道骨。

王弼生上前几步抱拳作揖：“老先生，晚辈受命带兵阻击日军，苇岗村怕是要毁于战火，晚辈心下不安哪！”

“倭寇犯我疆土祸我百姓罪不共天！贵军奋起抗击，是保我国家护我黎民的义举。老夫读过几本书还明白些道理，人逢战乱保得了性命已是万幸，屋焚庄毁也无可奈何。长官，我已让各家妇女准备了饭食，待大军到后即可食用。你有何差遣尽管言语，要人有人，要粮有粮。本庄之物尽可调用！”

王弼生一时语塞，竟不知该怎样感谢老人家了。他给老族长敬了个军礼，然后说：“老先生，请给我们备些水和干粮吧，再准备一些锹镐、麻袋就行了。仗打起来，枪炮无眼，村里人越早撤离越好。”

王弼生话音未落，黄营长已带部队进村。600多人用了不到5个小时赶了80里路，个个大汗淋漓，都跑散架了。

王弼生吩咐抓紧休息，恢复体力。他想先和黄营长通通气儿。黄营长说：“你是主官，又先到一步看了地形，想必已有腹案。你布置就是了。”说完，转身面对20多个连排长高声道，“王代营长放心，我会约束



部下服从命令听指挥，补充营600条性命誓与阵地共存亡！”

看着眼前的这些壮汉，王弼生生出了一些胆气，挺了挺胸，高声宣布作战方案。

“命令：警卫连3排、补充营1连和手枪排组成突击队，到北村口外的坟岗隐蔽潜伏。”在征求了黄开坤的意见后，宣布手枪排长刘满堂任突击队队长。

“突击队的任务是袭击或者依托坟岗建立阵地打击日军重火力阵地。这是两种情况下不同的作战任务。如果伏兵没有暴露，突击队袭击敌军重火力阵地。一旦得手，使用缴获的武器，从背后打击敌人、掩护冲锋；如果暴露了，突击队要依托坟岗建立阵地，组织对敌人重火力阵地的干扰射击。不要轻易出击，能坚持多久就坚持多久。要拖，直到全部牺牲！明白我的意思吗？”

“是，明白！”刘满堂和1连长、警卫连3排长同时回答。

“你们现在就带队伍出发。记住，总的要求是隐蔽、突然，打敌人一个冷不防！”

刘满堂和几个军官转身召集部队，王弼生继续部署战斗方案。

“命令：2连、3连各加配1挺轻机枪，到村口打谷场院，在柳树和灌木丛后面建立隐蔽阵地。阵地用沙包袋做屏障，老乡马上把锹镐和麻袋送到。阻击阵地由我指挥，2连长、3连长为副指挥。”

黄开坤嘴唇动了动，欲言又止。

“警卫连4排1班和补充营4连分散隐蔽于各个巷口，冲锋枪集中到1班，保证各巷口都有自动火力；用两挺轻机枪在村南口建立隐蔽阵地，由4连长指挥。如果日军突破阻击阵地，你们从各巷口冲出来截杀，决不放过一个日军冲出村口！”

“警卫连4排2班、3班各增加1挺重机枪和1挺轻机枪，分别在马车行大院设置机枪阵地，利用清粪口做机枪射击孔，封锁场院和村口，为阻击阵地提供火力支持；补充营5连、6连做全营的预备队，在马车行东西大院隐蔽，黄营长指挥吧，战斗打响后，听我号令杀出，反击日军。”

王弼生口气变得严峻，提高了声音：“全营官兵即使战到最后一人，也要完成集总司令部交给我们的任务！”



“是！坚决完成任务！”连排长们齐声响应。

黄开坤眼里有了神采。心想，这个小中尉不简单，这一会儿工夫就策划出完整的作战方案。地形、场地、遮蔽物，观察得仔细，利用得彻底；阵地、兵力、火力，布置得到位，井井有条；战法战术丝丝入扣，目的任务交代得明确清楚……换成自己绝对做不到。他暗道侥幸，不禁高喊一声：“都有了，向代营长敬礼！”

一个小时过去了，未现敌踪。

王弼生感觉有些不耐，甚至有点紧张惶恐。这是他第一次指挥实战，责任重大——排兵布阵是否可行？出现漏洞怎么办？完不成任务的后果有多严重？他心乱如麻，难以自控。强迫自己转移思绪，平抑不安的内心。他逼着自己想胶东家乡，想父亲的期待，想胶东特委的使命，想军校生活，想胡仞久、姜立言、唐仲勋、豪斯霍威尔……渐渐地，心情平静下来。

“长官，鬼子来了！”观察员的喊声把王弼生唤醒，他立即进入状态，沉静如铁。王弼生趴在阵地上，用望远镜观察公路上的日军队伍，默默地点数。

这是日军前锋部队。指挥官南口介岸大尉走在队伍前头，显得意气风发，步伐坚定有力。他率领一个步兵中队和一个机炮中队，共326人，为大队主力探路。一路狂奔，南口估计部队远远超前大队主力。前面出现了一个村庄，他想占领并封锁村庄后，命令部队休息，等待主力到达，然后去袭击中国军总司令部。南口想象着自己将立首功，那枚代表军部最高荣誉的勋章，仿佛在眼前摇晃……

南口在公路拐弯儿处停下来，用望远镜仔细观察前方500多米远的村庄，没有发现中国军队的迹象，甚至都看不到一个村民。村里太安静了——这是王弼生布置上的疏漏，这个疏漏差一点让他精心设计的作战方案泡汤。一路的顺利，让南口放松了警惕。他疑惑地看着村子，又抬头看了看刺目的太阳，他侥幸地猜想村中人家都在吃饭休息。他又仔细观察了身后的坟岗，但没有派兵搜索；他令机炮中队布置阵地，却没有命令进行火力侦察。自从潜入中国军后方，每遇到村庄都由井太的第1小队先行试探

攻击，还没有遭遇过中国军队。这次，他依然心存侥幸，向井太小队长发出攻击命令。

井太带领第1小队50多名士兵，沿公路向村口搜索前进。

王弼生见日军只有一个小组来攻，马上命令2连、3连只投入一半的兵力和火力，又严令其他阵地不得暴露。即便战斗打响，他也要给敌人留下阻击兵力不多的假象。几分钟后，日军小队进入打谷场院，呈散兵攻击队形展开。80米，60米，40米……

“打！”王弼生一枪干掉日军小队长，两挺机枪和近百支步枪射出一蓬弹雨，日军纷纷中弹倒地，活着的趴在地上向灌木丛射击……距离太近了，匍匐的鬼子兵依然没能躲过灌木丛中射出的子弹。

日军的重机枪响了，迫击炮响了。子弹、炮弹将一蓬蓬枝条打折。霎时，树枝翻飞，落叶纷纷；麻袋包起来的掩体不断被点射洞穿，阵地前腾起一片烟尘。日军炮弹落点精准，在士兵身边爆炸，几个士兵的身体被炸抛起来。阻击阵地出现伤亡。一颗炮弹朝王弼生飞来，两个士兵敏捷地趴到他身上。士兵受伤，王弼生的小腿也被弹片咬了一口。

王弼生惊诧于两个士兵的反应和敏捷。士兵说，他们是黄营长特意安排保护代营长的。王弼生心中陡然生出一股温暖。

在重机枪和迫击炮的掩护下，剩下的七八个日军退出打谷场院，他们利落地滚进路旁的塘沟，沿路基快速逃跑。

日军停止了轰射。

第一次照面，就打死40多日军，官兵们非常振奋。有战士要前出阵地打扫战场，被王弼生制止。趁着日军炮停枪歇的间隙，他命令士兵把伤员和牺牲战士的尸体，通过清粪口转移到马车行大院。

隐蔽在院内的士兵，从清粪口看到刚才的战斗情景，振奋而鼓舞。王弼生回头，恰好看到黄开坤的笑脸，向他伸出大拇指。王弼生半躺着向黄开坤敬礼。一场战斗冰释了两人无端的隔阂，同生共死的战友情义在双方的目光中传递。

首战胜利，这对鼓舞士气大为有益，也正符合慎重出战、战则必胜的战术原则。

王弼生命阵地上的士兵多装沙包袋，加高围挡工事。他对黄营长交



代：“日军有可能在炮击后全员冲锋，还是放敌人到打谷场院。放近了打，敌人炮火威力会有所减弱。待隐蔽在坟岗的突击队发起攻击后，吹号，全员反冲锋，消灭这股敌人！”黄开坤把王弼生的命令传达给马车行院内的5连、6连和散布巷口的4连官兵。

第一次试探性攻击，南口介岸损失了近一个小队的士兵，他心痛不已。更懊恼的是拿望远镜的他，竟然没有看清任何一张敌人的脸。“巴嘎！软弱的支那人不配称做军人，不敢面对面和皇军对阵，却阴险地藏在灌木丛中偷袭。可恶的支那猪，我会让你们付出代价！”

南口心里发着狠，命通信兵喊来机炮中队长小川边一郎。小川盯住南口因恼羞而扭曲的脸说：“南口君息怒，支那军狡猾阴险，我要用迫击炮和重机枪教训他们！”

“小川君估计支那军有多少兵力？”南口煞有介事地问。

“井太小队进攻时我观察和计算过，支那军百十人左右，应当是一个连的兵力。他们武器很差，只有两挺轻机枪。但是支那人狡猾，也许村里还有伏兵。”小川冷眼看着南口，又说，“井太的大意轻敌，致使一个小队损失40多士兵。如果炮队先行轰击，支那军就会暴露，井太小队的损失就会避免。”

南口当然听得出小川在指责自己。他眉头拧得更紧，面色越发阴沉，眼睛直勾勾地盯住前方，却不开口说话。

“是继续进攻还是等待大队主力，请南口君速做决断！”小川道。

南口还是一言不发。小川换上一副讥笑的面孔，嘲讽道：“南口君莫非胆怯了，不敢进攻？”

南口凶狠地剜了小川一眼，恨不能用眼睛剜下一块肉来。他冷冷地说：“小川君的意见是继续进攻？”

“支那军占了便宜一定沾沾自喜。他们装备不好，战斗意志又差。到现在不敢露面就证明了这一点。不教训他们有损大日本皇军军威。”小川迟疑了一下说，“如果南口君决定进攻，我从机炮中队抽调90名士兵，由南口君指挥冲锋。”

南口介岸马上堆出一脸笑。其实，他一直在等小川这句话。坐等主力

到达再行攻击，南口无论如何也丢不起这个脸。可是丢了井太小队，步兵中队剩下不到140人，而小川的机炮中队却有150名士兵。增调机炮中队90名士兵参加攻击，等于补齐了井太小队的损失后，又增加一个小队的生力军。南口立时有了精神，脸上写满坚定和信心。

“谢谢小川君的支持，我会在吉住中佐面前为你请功！请小川君督令炮火覆盖10分钟，下午一时整发起攻击！”

“哈依！”小川竟然兴奋地向军衔同等的南口敬了个军礼。

几分钟后，小川的12门迫击炮开始向村口阻击阵地轰击。南口中队的掷弹筒兵也运动到距阵地300米处发射榴弹，掩护士兵沿着路基前进。

日军机炮阵地背后的坟岗上，隐蔽了一个多小时的突击队员已等得不耐烦。突击队没有暴露，代营长猜想的第一种情况出现了，刘满堂激动得心尖都在颤抖。他悄声对身旁的警卫连3排长说：“兄弟，那个小参谋营长还真有两下子，能掐会算，快赶上诸葛亮了。一会儿打下机炮阵地，你们操弄迫击炮和重机枪，往死里打！娘的，老子当了7年兵，打冲锋的次数多了，还没尝过一堆迫击炮、重机枪给压阵脚的滋味儿。这次，咱们和村里的弟兄前后夹击，一口吞了小鬼子。俺要给242团挨炸的弟兄报仇了！”

“刘队长放心，一定让小鬼子尝尝自个儿炮弹的滋味！”3排长的口气自信满满的。

小川调给南口90名士兵，这是个致命的错误。阵地上只剩下直接操纵武器的炮手、弹药手，以及重机枪射手、副射手和供弹兵。小川的错误让王弼生的伏兵突击计划有了实施的可能。

刘满堂带领160多人的突击队，顺着苞米垄隐蔽运动到距公路五六十米的位置，等待发出雷霆一击。

小川督促炮兵疯狂发炮。他从望远镜里看到中国军阵地上被炸飞的机枪和机枪手，心里有种志得意满的兴奋。10分钟后，小川指挥炮兵延伸轰击。

国军阻击阵地一片狼藉。180多士兵伤亡近半，炮弹爆炸溅起的血肉混合着泥土，把王弼生和战士们弄得血肉满身。41师黄营的确是一支训练有素、身经百战的部队。眼看着阵地被炸烂，眼看着同伴的尸体在身边起落，任血肉飞溅，他们紧握着枪趴在各自的位置上，没有人惊慌，没有人



动作，更没有人逃跑。他们的表现，让第一次指挥战斗的王弼生心里感动而又多了几分踏实。

日军几乎是爬到路口，又匍匐着分散开，朝阻击阵地蠕动着。90米，80米，60米……已经有三分之二的鬼子兵爬进打谷场院，像一片黄乎乎的蠕虫。

“杀给给——”南口在路口发出冲锋命令，200多日军突然起身，号叫着冲向阻击阵地。

枪声骤响，手榴弹冰雹一样的飞进日军群中；马车行院内的6挺轻重机枪同时一分钟打完了250发的弹链。冲锋的日军像被收割的稻谷，成片成片地栽倒。场院上空立时腾起一层血雾……

几乎同时，日军炮阵地和重机枪阵地上响起密集的枪声。几分钟后，轰轰的炮声和浓密的重机枪咕咕声再次响起。与几分钟前的差别在于，雨点般的子弹射在日军身上，而带着呼啸声的炮弹也在日军头顶炸响。

“完了！”南口心里刚有了这个念头就被身后射来的子弹击中。他努力地向上拔了一下身子，不甘心地扭头看了一眼后方，扑倒在地。

枪炮声更浓更密了。一个日军轻机枪手猛然起身，歪把子机枪还未端平，一个趔趄向前栽倒。喷火的机枪把子弹全部射入3米外同伴的尸身上。

冲锋号吹响！几百人咆哮着从南北两个方向对冲。十几分钟后枪声骤停，打谷场院一片欢腾。

王弼生一屁股坐在柳树下，蔫了似的倚靠在树干上，木然地看着战场。

打谷场上突然传来几声爆炸，王弼生似被惊醒。听到黄开坤扯着嗓门大喊：“快！挨个给小鬼子补枪，然后打扫战场！”场院上又传来一阵枪声。

王弼生站起身缓步走向打谷场，战士们发现了他，不知是谁高喊一声“王营长！”接着，一阵阵声浪滚过，官兵们眼含热泪，激动得一遍遍高呼：王营长！王营长……

打扫完战场，军官们聚集在王弼生身边。黄开坤喜滋滋地报告战果：此战全歼日军一个步兵中队和一个机炮中队共320余人；缴获迫击炮12门、